

TEMPLON

II

PHILIPPE COGNÉE

HARPER'S BAZAAR ART CHINA, October 2020



上圖：《屠宰場 N°2》(Abattoirs n°2)，2004，91×190cm
左中圖：《和奧利弗一起在電影院》
(Au cinéma avec Olivier)，2010，200×250cm
左下圖：《德馬德 M. 的餐桌》
(La table de Demard M.)，2017，141×200cm
右圖：《風雲交織》(Windy Mix)，2015，175×140cm
本頁圖均為菲利普·科涅 (Philippe Cognée) 布面畫作作品，
圖片由 Templon 画廊提供。

© Courtesy Galerie Templon, Paris - Brussels

PHILIPPE COGNÉE

HARPER'S BAZAAR ART CHINA, October 2020

EXPLORATION
特殊专题



关于
城市与记忆

LE CITTÀ E
LA MEMORIA

PHILIPPE COGNÉE

HARPER'S BAZAAR ART CHINA, October 2020



E EXPLORATION
ARTS

《移动》(Moving), 布面油画, 2017, 巴黎阿加德(达达)艺术空间, 巴黎; 图自: Artforum, 2018

E EXPLORATION
ARTS

Moving City: Philippe Cognée

移动中的城市：菲利普·科涅

“记忆中的景象一旦被画出来，就消失了。”——菲利普·科涅

《移动》(Moving), 布面油画, 2017, 150 x 150cm
图自: Artforum 杂志网站
© Courtesy: Galerie Saatchi & Saatchi



上一幅“城市”在城市的边缘上行进，你通过车窗看到的风景在快速移动，它正在消散。就像在快速移动时，你最近看到的字都变得模糊。这种时候也是对于当代城市人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。人眼很难捕捉快速变化的世界。如今世界已经由镜头来传递感知。我们每天看见大量的屏幕、建筑、街道、人群、步履匆匆，这些画面在脑海中一行行留下一种模糊的印象。

法国画家菲利普·科涅把这种城市的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。他的画像一种流动的时间感——一种流动、流动的时间感。在科涅的绘画中，像照片一样在画面中流动。但科涅的绘画方式，并非简单地记录这些瞬间的视觉印象，而是在画面中注入一种深刻的、富有诗意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来自于科涅对时间的感知：时间像一种流动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科涅的绘画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

当代艺术的世界，同样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。科涅的绘画，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。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科涅的绘画，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。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

菲利普·科涅 (Philippe Cognée), 也在经历这种状态。他出于对记忆和感知的渴望，花了30多年的艺术生涯来探索这种状态。科涅的绘画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。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

科涅的绘画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。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科涅的绘画，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。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

科涅的绘画，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。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科涅的绘画，就像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感。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这种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总是在不断地流逝。



《移动》(Moving), 布面油画, 2017, 150 x 150cm
图自: Artforum 杂志网站
© Courtesy: Galerie Saatchi & Saatchi

《移动》(Moving), 布面油画, 2017, 150 x 150cm
图自: Artforum 杂志网站
© Courtesy: Galerie Saatchi & Saatchi

PHILIPPE COGNÉE

HARPER'S BAZAAR ART CHINA, October 2020



《芭莎艺术》x 菲利普·科涅 (Philippe Cognée)

芭 = 《芭莎艺术》，科 = 菲利普·科涅

芭 通常怎样的城市景观会更加吸引你并给予你创作冲动？

科 我所画的主题都已经存在了 25 年，我会依据我的关注点，随时从我的图片库中找到素材。产生演变的是我对这些主题的看法，通常几年后就不太一样了。面对这些题材，我的迷恋一直没变，但进入的角度会改变。这给图像带来了新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激发作品创作的灵感来源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不同，就城市景观而言，会是一种忧虑的情绪或一种新的情感的显现，来触发这种创造欲望。

芭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媒介兴起的时代，艺术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绘画这样仅有一个垂直平面的表达方式了，你如何看待绘画在今天的意义？你认为绘画这一艺术形式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？

科 我们能否说书本已经被屏幕技术所取代，在我们的当代社会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？我们可以不再书写吗？关于绘画，问题是相同的，对我来说，这也是一种写作形式。如何解释公众对大型绘画展览的热情？由于我们不是机器，因此需要某种古朴的手法，某种可以由手工形成的思想。社会技术水平越高，对绘画的需求就越大，因为我们将永远是人类。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艺术形式可以接受各种形式，包括古老的和技术的，高维的和三维的，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毫无问题地共存。我个人更喜欢画家，比如 Gerhard Richter, Georg Baselitz, Jasper Johns, David Hockney... 这是个很长的清单。

芭 除了这些直观的城市主题之外，你也画了很多虚空派 (Vanité) 主题的画作，令人印象深刻，你一直以来都关注着日常之物，为什么会画这样的主题呢？除了 memento mori (勿忘人终有一死) 这种思想以外，虚空派系列的画作与你一直以来关注的主题是否也有些联系呢？

科 像肖像画一样，Vanité 的主题在我的创作主题范围中也有些不同。我喜欢看绘画史，它令我着迷并且滋养着我，虚无的主题当然也就常常从中显现。生与死占有人类的关注点中很大一部分。作为一个描绘现实世界的形象派的画家，我们怎能不处理这个问题。涂上颜色的头骨会呈现一种奇怪的外观，我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造型。自历史初期以来，我们就在所有社会中找到这种造型的艺术品。我画了一系列

头骨，有的会用非常鲜艳的色彩来弱化它们并让画面有趣和欢乐一些，让画面本身比它的象征形式更有力量。能够在同一幅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这一题材是我特别大的乐趣所在。在这之后，我在塞夫勒奇戏的大花瓶上也绘制了这个题材，我必须承认我对结果感到满意。

芭 你目前还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任教吗？是否已经搬到巴黎生活了？

科 我已经五年没有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任教了。从 1995 年到 2015 年，我在那儿的绘画工作室工作了十年。当我到达巴黎的美术学院时，我告诉自己我会待十年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机构，但是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必须全心投入工作，时间过得很快。

芭 可以聊聊你目前过着怎样的生活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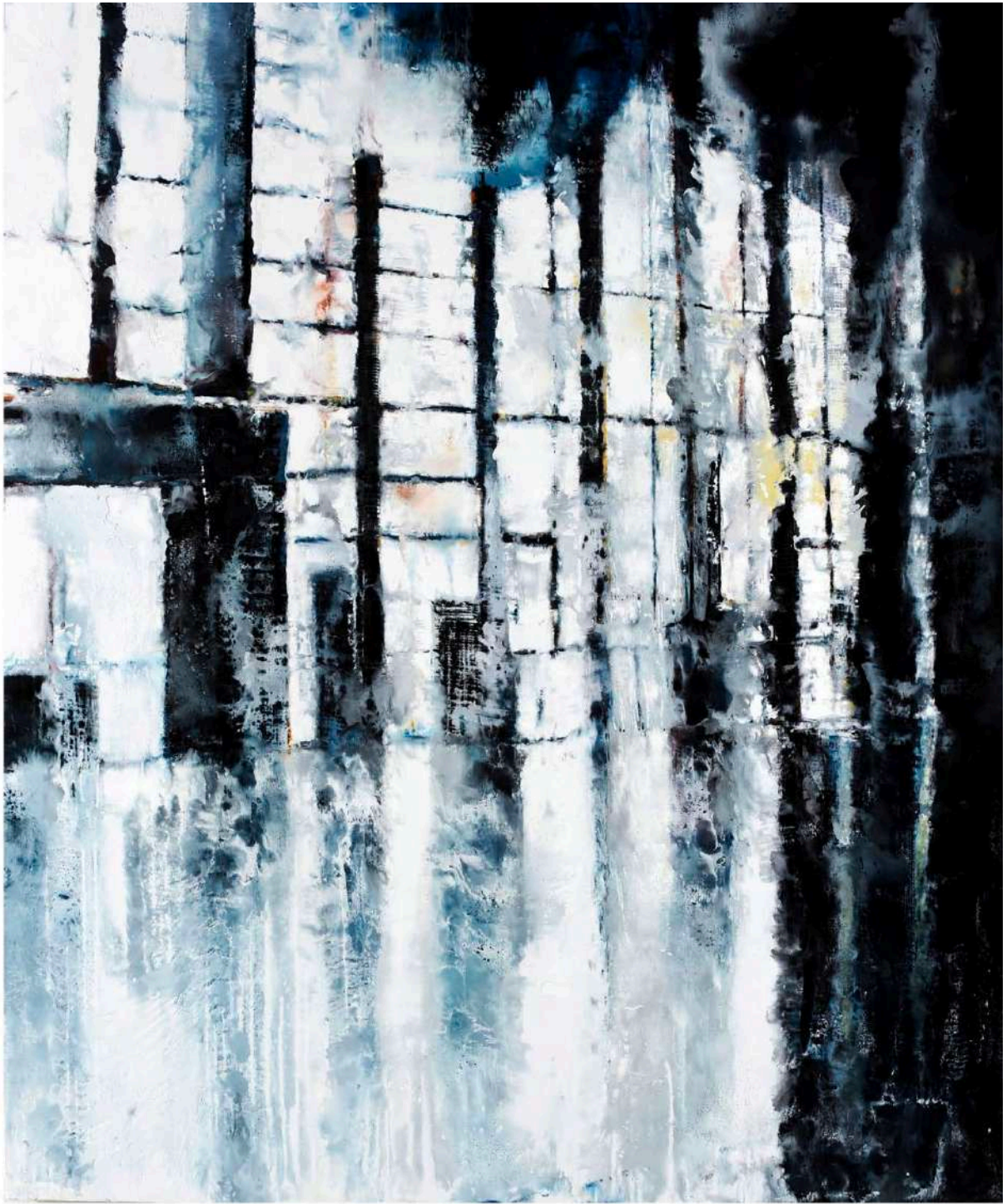
科 我住在南特的一个美丽的葡萄种植园村庄附近。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适合创作。我的工作室与住所相连，在一个很大的花园中，这是由我自己建造并养护出来的花园。我对大自然的和谐非常敏感，它让我放松，我也需要它，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工作，常常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，面对着与创作有关的各种问题。我也经常在工作时听音乐，这可以让我与外界隔绝。我的工作室不是很大，但是它是一个明亮而友好的空间，有宽大的茶几和沙发，便于接待朋友或访客。我在那里还有书和书桌，这是我日夜工作所需的一切。我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用来储存，并且可以在距工作坊几公里的地方做些拼装修补的活儿。我还有一些亲密的朋友和伙伴，当我对某件作品的实现感到满意或有所怀疑时，我会和这些艺术界的密友们交流。我一直与代理我作品的画廊——Templan 画廊保持长期的联系。我所有的艺术项目都是同 Templan 一起构建的。

芭 对你的艺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或事件是什么？

科 非洲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因为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度过。世界上的事件并没有立即印在我的作品上，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它的迅速转变给正在创作的作品定下了基调……它忧郁，阴沉，闪着光。

PHILIPPE COGNÉE

HARPER'S BAZAAR ART CHINA, October 2020



《香港》(HongKong)：菲利普·科涅，2002，木板布面油画/混合媒介，70×200 cm
图片由 Templon 画廊提供。© Courtesy Galerie Templon, Paris - Brussels